

宁武古歌(上)

狄青

了。而在宁武的战争纪事中,最后也是最惨烈的一场大仗发生于崇祯末年,虽已过去了近四百年,可还是能让人(尤其是宁武人)不断忆起。我才下了长途车,立马便上了一辆出租车去看宁武关古城旧址。出租司机讲,那里如今已然看不到什么了,就有几个夯土堆和一点儿残墙,不过还能从土中刨出四百年前的箭镞来,他就见过,阳光照耀下还能闪出一片片的光亮来。

宁武关城墙据说直到30多年前还保存较为完整,然而,短短三十几年间,宁武关城墙的砖和土差不多被搬光、铲光了。在宁武开饭馆的杨朋年51岁,他当年就是拆除长城大军中的一员。那时他还是个学生,学校组织去搬长城上的砖,谁搬得多还会受表扬。与我聊起陈年旧事,老杨的眼里似有泪光在闪。他又说:“不过,好在鼓楼还在,你知道吗,周遇吉当年就是在鼓楼旁就义的。”

周遇吉?一个名字就这样冷不丁与我相遇了,一个有关历史和战争的记忆就这样被拾起了。周遇吉,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当年,周遇吉曾“名噪天下”。1642年11月,周遇吉曾经在天津郊外杨柳青与清军大战三天三夜。当

时,清兵七万余众从山东劫掠了大量物资和青壮年人口经杨柳青北返关外,整个山东、河北两省各地明军或望风而逃,或撤兵让路。当时已接到圣旨由杨柳青调往山西任总兵的周遇吉本已带兵开拔,但他听说清兵要过境杨柳青,遂率骑兵星夜赶回杨柳青,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痛击清军,清军死伤数千,创造了在明清交战史上罕见的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

除却民间有关周遇吉的书籍唱本之外,至少有两出以周遇吉为主人公的传统大戏,一出是京剧《宁武关》,一出是昆曲《别母乱箭》。这两出传统戏曲都是把周遇吉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来褒扬、歌颂的。至今,宁武人最爱看的戏就是这两出,而且被嫁接改编成了当地人熟悉的晋剧。即使在宁武的偏僻乡村,哪怕是看一个草台班子演出,当演员唱到慷慨激越处,台下的喊好声都会响成一片。

周遇吉,字萃庵,行伍出身,因在江汉一带与张献忠作战有功,升任山西三关总兵。明崇祯末年,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然后亲率四十万大军由风陵渡过黄河。从南到北,明军无不望风而降,仅有数千明军驻守的宁武关不仅成了山西境内

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也是北京的最后几道屏障之一。当时李自成由于曾在罗城吃过周遇吉的败仗,认定周是块硬骨头,于是准备放弃攻打宁武,绕关而过,直取北京。然其手下将领觉得李自成太过谨慎,打太原都未费吹灰之力,何惧一个小小的宁武?于是,数十万大顺军铺天盖地开过来把宁武关围了个水泄不通。

其实李自成的大顺军未到,劝降的说客已来了十几拨,更有甚者,就连崇祯皇帝派来督战的督战太监都劝周遇吉“识时务,莫螳臂挡车”。为表决心,周遇吉亲手斩督战官,将其首级送往北京。他歃血祭旗,动员宁武全城百姓和守城官军一道与大顺军决战,双方当时激战之惨烈,可谓明末之“最”。周遇吉昼夜战斗在关城上,亲操大炮给予大顺军以重大打击。周遇吉在战斗间歇曾回家探望母亲和妻儿。周母说:“你乃三关总兵,应专心守城才是,回来干什么。”周遇吉遂返回继续与大顺军苦战。

据说,当年李自成率军撤围至宁武关北的阳方口,越想胸中越气愤难平,曾吐血落马。恰见一个倒骑着牛的牧童从远处经过,李自成似有所悟,忙令大军反攻宁武关。终因寡不敌众,宁武关城破,周遇吉率残部与大顺军展开了激烈巷战。



想你时你
只闻那铃声
●如梦令 林帝浣 画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亟须治理

雍笛

实施“双减”政策以来,学科类校外培训得到有效治理。然而,一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扎堆向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同时一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趁势扩张,并对体育、艺术纳入中考的政策进行曲解宣传,在家长及学生中制造焦虑,致使他们被裹挟于相关文体培训中,加重了家庭经济及课外培训的负担。

目前,部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着招生宣传不诚信、办学行为不规范、收费高退费难的

现象,以及用“素质培养”“思维训练”等名义变相进行学科类培训等问题,亟须加大治理力度。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校外培训行业的健康发展,保证“双减”政策落地,也能确保维护学生和家长的权益。

引导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现有序发展,需要社会各方协同发力,推动校外培训监管立法。唯此,方可发挥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公益性作用和补充校内教育的功能,使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真正回归育人轨道,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初老族”需要就业机会

阿紫

近几年,我发现一个问题:小区物业保安的平均年龄悄悄增长。

比如我所居住的小区,最初保安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了40多岁的中年人,如今以五六十岁之间的初老族为主。对于保安老龄化,起初业主们意见很大:一来上年纪的保安很难给人安全感;二来这些保安站在门口,似乎拉低了整个小区的档次。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年未涨的保安工资留不住年轻人。好在渐渐地,大家发现这个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保安班子上最佳的。这些大龄

保安做事踏实、经验足,对于可疑人员警惕性高,还曾多次帮助突发疾病的老人……

“35岁求职嫌老,60岁退休嫌早”,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日益临近,大龄求职者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现实中,有些不算太老而又无一技之长的“初老族”,能吸纳他们的岗位,大多是保安、保洁、保姆这类低技能工作。所以,对这类岗位,我们不能嫌求职者年龄偏大。同时其他领域,也应给大龄求职者以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更是新形势下社会担当的体现。

防骗之法

安频

骗子不会在脸上写着“骗子”二字,让人轻易地识别出来。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引诱与伪善,利用人性的弱点去行骗。

比如,逐利是人的本性。然而逐利有捷径吗?大多数人用一辈子的经历证明:赚钱没有捷径。可是骗子却告诉我们赚

钱有“平台”、“管道”、“项目”,给他们“画饼”,激发出人们内心的贪欲。等被骗者的本金被骗光的时候,那时就已经晚了。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是被骗者的常态。如何才能防骗?只有一个法子:问问自己,我有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吗?为什么那么好的“项目”会找到我?难道是自己走了鸿运?

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都是东晋名士,但他在心里看不上殷浩,觉得自己比他更胜一筹。

一日,他故意问殷浩:“你觉得自己跟我相比怎么样?”殷浩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巧妙地避开了,他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

我。”就是说,我跟我相处很久了,我还是宁愿做我自己。言下之意,你没有什么值得我羡慕的,我很满意当下的自己。殷浩真有智慧,何必要跟人比呢?每个人都有优点和不足,不去羡慕和跟从别人,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星期文库 饮冰室的故事之六

从代县至宁武,在地图上看似并不算远,却没料想长途车在国道上竟跑了3个多小时。一人宁武界,便算进入了吕梁山脉的支脉——管涔山脉,管涔山脉主峰海拔2603米,纵贯山西南北的汾河就发源于管涔山脉主峰之下。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兜来绕去,我生出些许倦意,正准备闭眼小寐一会儿,却蓦然发现于群山的环抱处竟一下子冒出来一个热闹的市镇,脑子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却听司机厚着脸皮喊道:“都醒醒都醒醒,宁武到了!”

宁武,秦汉乃楼烦之地,置楼烦县,如今位于宁武县县政府所在地凤凰镇北的阳方口,即为古楼烦关之关口所在。北魏时广宁、神武二郡郡府所在地先后于此。唐代在此置宁武郡,始用宁武之称,是取北魏时广宁、神武二郡的尾字。地理上,宁武居于植被丰茂的管涔山脉腹地,关城北踞华盖山,南控凤凰山,山西的另一条大河——恢河自城南向城东北方向流去,恰与汾河逆向而行,关城两翼顺恢河而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代著名军事家李未在此及宁武地理形势时曾言:“大同有事,若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头,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势也。”宁武在军事上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我们提到的宁武关实际系明长城一部分,始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系明长城中重要关隘。明长城关隘,真正经历过大阵仗的,除却山海关,大概就数宁武关

步履是人生的节奏,也是万物的节奏。

痛快的人,大步流星,湖湾里的浪花随之起伏,激情荡漾;自在无忧的人,闲庭信步,路旁的柳枝随之舞蹈,优哉乐哉;心思缜密的人,细小碎步,如小鸡啄米,如三寸金莲,一颠一挪,蛮有戏份。

人生的步履如万物的步

步履

杨福成

履,须有季节,季节不同,步履不同。若是乱了步履,那就乱了人生的方寸。无论什么时候,步子都不要太急,太急了容易慌张,慌张了容易丢三落四。无论什么时候,

步子都不要跟得太紧,跟得紧了,容易追尾,追尾就会出现碰碰擦擦。碰擦是小事儿,身子骨是事儿,碰擦了命运,就更是事儿。

人生的步履,大了小了,快了慢了,其实也没啥,关键在于莫吃力,有爽意。无风可以脚下生风,无泥可不能满脚是泥,步履要随一份自然,得一分安然。

梁启超的往事回忆

甄明

吴其昌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中,回忆梁启超为学生讲述其过往的经历,“可为‘野史亭’中真实之史料者”。梁氏学生张其昀撰《梁任公别录》后,知道吴其昌知先生事更详,于是催促他濡笔追录,撰成《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

从吴其昌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晚年喜欢回忆往事,并讲给弟子们听。“尝夏夜侍坐庭中,先生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所经历者,往往至于丑交,一夕竟至东方之黎明”。梁启超经历了戊戌变法与护法战争,特别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和袁世凯的认识有了转变。

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于戊戌变法成功逃脱追杀,后在日本流亡多年,其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面布满全脑。”

1927年新秋,济南惨案尚未发生。日本政客、新闻记者频繁造访饮冰室。门房报日本人到,梁氏往往紧皱眉头,连呼“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梁启超家居喜欢脱袜赤足穿拖鞋,为不失礼节,每次见客必冠带整齐。而待日本人走了,又“急跳足如故”。

梁启超对学生们讲戊戌变法,大体与世上说法一致,但也有不同。梁启超事后深思,戊戌之际,袁氏就存在

“取清廷而代之心矣”。只不过“吾辈纯曰书生,尽为所欺,至十余年之久,真一世之奸雄也”。

梁启超还讲了护国战争。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冯国璋自南京来津,邀梁启超同往作最后之谏净,并由梁“密草谏说纲要,至数十条”。二人至北京新华宫,袁世凯笑着说:“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梁与冯惊讶未答。袁又说:“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梁冯二人四目